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墨子閒詁
下

墨子閒詁卷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畢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國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案畢說非也此與下篇亦墨經之餘論其名大取小取者與取譬之取同小取篇云以類取以類子即其義篇中凡言賊者皆指賊後而釋故此亦有厚葬節葬之說蓋誤此篇文多不相屬蓋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也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畢云言天地之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

小人之愛大人也。畢云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無此字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賊爲其親也而愛之說文

云葬也即藏也正文謂葬親顯云藏賤稱也篇內同義亦互見小取篇案顯說足正畢說之謬此賊即藏獲之賊詳小取篇言賊善事吾親因而愛利之也非愛其親也篇多以一是

一非相對言之也賊爲其親也而利之疑衍利之謂資給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樂畢云

當有非字誤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疑當作非求其子也畢云此辭葬之非利

說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有文選運命論李注引尸子云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權非爲

是也非非爲非也亦非爲非也上非字乃亦之誤無衍文權正也權利惡正權害斷指以存堅歷畢云此

摘字正文舊作既誤說文云手擊也揚雄曰擊也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爲

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言爲人所持，不能自免。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南
子說山訓云：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情於此，斷指與斷腕，亦作挽案，挽腕皆舉字之俗。利於天
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亦爭取小焉。意本於此，斷指與斷腕，亦作挽案，挽腕皆舉字之俗。利於天
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謂必舍死取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利
天下爲文，當作非殺人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
疑當作非爲。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此疑當接後不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
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
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此文多譌，惟是也。而性語前後兩見，疑性非當
是說云：惟是當牛馬，惟是亦即唯是。謂言是則應之也。此義似與彼同，而上下文仍難通。不可正而正之。可正之中，而權其正利之中取大。此銷疑
爲義也。下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
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謂上當重之字，戰國策宋策高注云：倫列，等比也。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
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句。親厚厚，近親親，薄薄，遠親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類
後云：厚親不稱行而顧行，其類在江上井，即釋此節行，謂德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此句厚乃爲禹之人愛也。人愛二
禹之加於天下。其德加於天下，禹之厚德及天下，非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身不獨及天下，若惡盜
之爲加於天下。言惡盜爲其害及天下，非而惡盜不加於天下。身不獨及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

二五五

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言雖不足爲事，亦不至於明。智是之世之有盜也。上之字當衍，
之字蓋世之二字誤。校者又於下增一之字遂致復出盜當作人涉下而誤。燕愛是世。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案俞校未稿以文義推之，
愛是世即兼愛之義。蓋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推之當有惡字。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云。
二當爲一。詒讓案當作不盡。惡是人此說惡字衍二字耳。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止一人然不能審知而誤言盜。則
盡惡其朋黨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賢之誤。效名實不必名。疑當作實。實不必名。上名字誤衍。苟是石也。白。句。敗是石也。爲取。盡
與白同。言白石之是石也。唯大。唯難通。吳名實不必名。疑當作實。實不必名。上名字誤衍。苟是石也。白。句。敗是石也。爲取。盡
必智是之某也。作兒。下同。焉智某也。乃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雖通。亦與智某可也。諸以居
運命者。爾雅釋詁云。運。徙也。畢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非文。正相對。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
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上文辨智意二者之文甚詳。重同。上云
二名一實。具。當爲俱。程說上云。連同。注云。連屬也。同類之同。經說上云。有同名之同。丘同。詳經下篇通
重同也。具。當爲俱。程說上云。連同。注云。連屬也。同類之同。經說上云。有同名之同。丘同。詳經下篇通
謂同區。鮑附通。史記魏世家。侯咄說苑臣術。是之同。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此四字疑當在
城而處。鮑同。鮑附通。史記魏世家。侯咄說苑臣術。是之同。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此四字疑當在
此下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二句止與上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實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
是之同。然之同。相對明。不當以此句廁其間也。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實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
此下疑當接下一節。曰乃是而然。是。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今不然。四曰強。情不然而子深其深
之異。短人之同一節。曰乃是而然。是。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今不然。四曰強。情不然而子深其深
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以上似並辨辭氣之異同。然云尊當讀爲割。說文刀部。割。滅也。割有滅損之義。故

恭敬尊節今曲禮作樽。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句。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此文說誤不可校以意推釋。兩次
銷聲。聲端名因請復。即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室因指得次句。
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言察盜之止於此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
察盜之聲而得其名則因情得其情而得之也。大指蓋如是。今本止此室。語爲山比至。乃以字倒。
著因下又涉復字其術一優。察次後倒作次。察盜無從是。今本止此室。語爲山比至。乃以字倒。
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正當爲四右。疑有與或義同。請亦讀爲情。下同。此以情爲喻也。奸惡謂
賊而不肯受風必欲自明。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囚執而
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附道藏本吳鈔本。其情實也。聖人之附澀也。作附。聖云澀字未詳。仁而無利愛。本而吳鈔。
故不能必得。聖人之附澀也。作附。聖云澀字未詳。仁而無利愛。本而吳鈔。
其情實也。聖人之附澀也。作附。聖云澀字未詳。仁而無利愛。本而吳鈔。
生於自私之心不足爲仁也。經。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
既上云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
也。生於慮獲之利。利而愛之。慮獲之利。非慮賊之利也。利四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
之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賊之利也。而愛賊之愛人。而愛賊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
也。乃愛獲之愛人也。而愛賊之愛人。而愛賊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
獲統於人。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利天下雖在所愛不去也。言夫一人而。昔之知。非今日之知。非今日之知。
之內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利天下雖在所愛不去也。言夫一人而。昔之知。非今日之知。非今日之知。
接後文藉感也。昔之知。非今日之知。非今日之知。非今日之知。非今日之知。非今日之知。非今日之知。非今日之知。
死而天下害句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正夫詳節葬下者。此言利人之心貴賤所同。蘇云。正。謂如
征。二子事親。親不稱行而類行下。或遇孰。或遇凶。孰。道藏本。吳鈔本。其親也。相若。事親。尚。厚。薄。面
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其行益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能使吾利親之心加厚。藉感也。死而天下害吾

持養戚也萬倍。吾愛戚也不加厚。言假令戚死而害及天下則吾之持養之也當萬倍然爲天下去害非厚也。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貌與鈔本作同。魚云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其形不一故異。鈔與此文一律可證。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首向人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致命者敗之盡是也。若一人爲人百人亦爲人故云取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王引之云故一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周方體不同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詰云故事也此疑當接上語經節下以理長以類行也者。二字當乙蘇云據下文當作辭以類行者也非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當爲妄今人非道無所行義言不循道則辭不可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唯與雖通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猶漸升相親附之意也。其類的鼓栗。有三吳鈔本有於字此文有譌蘇云此下言其類者十所云者而今不可考矣。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舉云言能追正迷惑案以下於釋以類行之義而文多已不可考矣。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離通舉以意說之皆不甚堪今無可質證姑存以備攷或壽咸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蘇云指當作相若其類在磐石。舉云疑舉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云舉壽石也山海經西山經云壽石可以壽服郭璞注云今舉石殺服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此疑釋靈食之而肥此實壽石害服而利於靈以況或壽或卒利害不同也。二當爲上字之誤說文古死而天下害其類在惡害。舉云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長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文上作二與二形相似上

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其類在蛇文。此文有誤。洪云：文當作玄，玄即蛇字之省。莊子秋

擇而殺其一人。畢云：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也。案此似得上文殺其類在蛇下之鼠。阮舊本誤院

與鈔本正。爾雅釋詁云：阮也。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大仁舊本作大人，今從吳鈔本。仁與人通。其類在申

有誤。凡與利除害也。上文云：與利爲。其類在漏雍。吳鈔本作厚，疑漏之誤。王云：雍與漏同。井九二

經管水篇作縣。漢紀孝成紀申徒狄蹈雍之河。漢書鄒陽傳：雍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言汲雍水

雍案王說是也。此似言與之害在於漏，去其漏則得汲水之利也。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釋上文義可

義。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已非賢也。此疑譽之誤。上文云：譽。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因

求利而愛人。此釋上文爲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也。一節之義。其類在官苟。有

言愛一人與愛衆人同。一愛相若。四字重出，當是衍文。此疑釋其類在死也。李本亦作她。此文有誤。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國語晉語云：智者處物，章注云

明白處之。決嫌疑。句焉。舉略萬物之然。說文手部云：舉，規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略，約要也。俞云：見之

如玉石。誤爲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文名舉彼實也。之辭抒意。抒意通指明其所謂。漢書劉向傳：一抒愚

意。頗注云：抒，謂引而泄之也。畢云：紀理疑比意爲顯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畢云：故取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

或也者，不盡也。易乾文言云：成假者，今不然也。是向未行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

二六二

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云白馬論曰馬者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云白馬論曰馬者非以命形也。詰讓案張本公孫龍子文。駟馬馬也。駟馬深黑色。乘駟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北郊凡民男而增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視乃親視之焉。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兩親上下相應。猶下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兩弟上下相應。猶上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美人也。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云人當爲入之誤。非人木也。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人字。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殺人也。此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三字。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無也。故焉。此正與此同。今本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也。今據乙所謂內膠外閉。謂內膠固而外閉塞與心毋空乎。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張注云舊說聖人心有七孔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相近逐展轉致說案畢校是也。顧校季本亦作然今據正且夫讀書非好書也。書也。好讀書好書也。且關雞非雞也。使之關。好關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相與共是之五字。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

疑當重。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舊本挽類字。舉云。據上當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舉云。據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卽而非兩字之訛。王說同。案。罪疑當作衆形。無也故焉。舊本誤作無故焉也。王顧竝據道藏本。正矣。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挽不字。王云。上文白馬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然者也。爲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爲者脫去不字耳。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爲不愛人矣。舊本不周愛。作不周愛。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如之。案。俞說是也。今據刪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而一不周者也。王引之云。待周乘馬。句。挽不字。而後爲不乘馬。句。挽爲字。下又衍而後不乘馬。五字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增刪。居於國則爲居國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增刪。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食毛傳云。棘也。故云非棘。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人字。王引之云。祭之鬼。當作祭人字。案。王說是也。今據補。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顧云。淮南說山訓。作眇。此作盼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也。蘇云。之馬。猶言是馬盼視也。案。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毛當從蘇訓。爲是。前經說諸篇義多如此。則爲之馬盼。舉云。爲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釋文。引司馬

龜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曰大
狗此乃一是一非即眇此文而易馬爲狗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
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馬馬也
馬或白者案顧校本李本正作白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墨子弟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荀子榮辱篇楊注云俞讀爲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子
墨子曰我將上太行大英鈔本作太行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王云羊不可
當爲牛太平御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牛將誰毆墨云子孫作我據文類聚太平御覽改耕柱子曰將
羊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引此已誤作牛將誰毆墨云子孫作我據文類聚太平御覽改耕柱子曰將
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以驥足責言所以毆驥者以驥之足有故也此正答
王云何故毆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其
實矣紅聚白帖御覽並作以驥足責言任駭策也子墨子曰脫據太平御覽增我亦以子爲足以責
王云本作我亦以子爲足以責此正答耕柱子以驥足責之語今本
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蘇云亦責備賢者之意今本
子爲儒者也疑即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其後諸讓案史記孔子弟子傳云巫馬施
少孔子三十餘歲許其年齒當長墨子五六歲未必得相問答此或其子姓耳
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墨云蘇文類聚雜器之與聾瞶也墨云蘇文類聚鬼神孰與聖人明智
墨云昔者蘇文類聚引作者後漢書注引云開治詒讓案治字
不常有崔圖傳注蓋誤衍蘇云即即啓也漢人遺諱而改之使輩廉折金於山川華云蘇文類聚後漢
俱引蓋作飛蘇云此爲夏之蜚廉治讓案初學記麟介部文選七命注並作飛又華本折收探云舊作折
據文選注改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王云華改非也折金者隨金也漢

二六五

志云遂以翁離乙爲人姓名真鄧書燕說不可究詰矣又博物曰王學本曰上增離字云舊脫離字據玉海增
乙又言兆之由曰即其證自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是占詞畢依王明案曰上校是也但此下文六
字義不可通蓋文類案作使翁離乙灼目者以下六句皆是占詞畢依王明案曰上校是也但此下文六
句似是啓使益命離之辭故辭終曰上贊明將鑄成以共祭鼎成三足而方王云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
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蘇文類案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博古圖所較商周鼎四足者甚多
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章昭以左氏說鑄之三方鼎乃謂其
上則方下其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方則漢人說方鼎固有知
其爲古鼎四足之證王引之此書古傳舊之方鼎三足故謂爲三足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亦亦謂三可證
銅劍實亦案二王說是也此書古傳舊之方鼎三足故謂爲三足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亦亦謂三可證
鑄作三足不炊而自烹鑄也銅劍實亦案二王說是也此書古傳舊之方鼎三足故謂爲三足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亦亦謂三可證
投物物自出漢時不舉而自臧于日神鼎不灼自熟不鑿自沸論衡增篇云世俗傳周鼎不鑿自沸不
俗語蓋出於此不舉而自臧于日神鼎不灼自熟不鑿自沸論衡增篇云世俗傳周鼎不鑿自沸不
烹舉鑄近小遷而自行爲據耳今書又作遷擇說文云擇古文遷从手則遷實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
形並相近小遷而自行爲據耳今書又作遷擇說文云擇古文遷从手則遷實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
吾之慮陽縣西三十里詒讓案此即漢書郊祀志說九鼎管轄亨上帝鬼神也上鄉同向嬰乙又言兆之
由蘇詒讓案乙當作已由蘇通書已卜又晉其北傳云左傳閏二年杜注云蘇卦兆之二字玉海亦作
云之故云雲此兆從達達白雲貌莊子秋水篇云蓬蓬然起於蓬蓬盛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王云蘇文類案同太
作一車一西王引之云作一車一西者是一蓬蓬然起於蓬蓬盛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王云蘇文類案同太
夫之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鑄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靡興
東爲韻北與服爲韻是其例也而諸書九鼎既成遷於三國銅劍實亦案二王說是也此書古傳舊之方鼎三足故謂爲三足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亦亦謂三可證
所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缺久矣九鼎既成遷於三國銅劍實亦案二王說是也此書古傳舊之方鼎三足故謂爲三足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亦亦謂三可證

此上帝鬼神其足兩以象三德實承天之祐更德茂顯于殷股德實

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桀陳通謀非命。中無舊本。誤諱王引之。

互云諫淮南主上術下篇文義能合而諫當正爲進諫字高注諫或爲子謀立政雖九聖敗人解與臣死桀而相諂共臣謀必今不能知作數百歲之交

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

吳鈔二人蓋拉墨了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

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鹽吳鉞本作辟。能築者築。

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說文云。掀舉出也。與欣同。王引之云。舉出之事。與築牆無涉。欣當譌爲。說文曰。晞望也。呂氏春秋不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

而乎赴城下也操能欣擢者以欣欣與晡同卽彼策所云操表撥所以善梯大望乎晡城字上從也希能得實聲攷古音實在瓊卽部彼欣所字在實片玄

文得聲。古音在諄部。諄若希。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郕。時是其證也。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

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從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

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俞云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博

者於此。倒一本如此。案燦校季本亦作於此。一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唐人別有音非也。功

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意舊本作義。今據藏本吳鈔本正。而非夫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

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畢云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耕柱子上不當有荆字耕荆

相近則耕柱字之誤而衍者皆問篇曰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蘇云篇首但言耕柱于此多一耕字疑衍文二子子過之食之三升三升蓋謂每食之數雜守其食說苑尊賢篇田肅謂宗衛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聞若據謂古量五當今一則止今之大半升耳莊子天下篇說宋鉏尹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此復少於彼明其更不飽矣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盆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墨云智一本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吳鈔本無於字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古者以臣環云秦以一鎰爲一金公羊驥五年何注云古者以金重一斤文選王命論李注引章昭云一斤爲一金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墨云十金當爲千金之誤肅云戰國齊策乃使操十金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百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饒遺後生不敢死後生即弟子之稱非儒下篇云弟子後生學不爲不豐畢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後生不敢死云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王云舊本脫曰子不見而耶鬼而不見而富王引之云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字也富讀爲福福富古字通而汝也人不王讀富爲福是也耶疑助之譌王蘇校校未摘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墨云謂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君子有關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關子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也案今本無文子或在佚篇中夏之徒曰狗豕猶有關狗豕走狗也狗豕無關也方音云豬南處謂之豬惡有士而無關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豕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墨云先王舊作大一本如此下同是譽桎梏